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

王克俭 主编

98

戴望舒诗选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本丛书编委会

主 编:王克俭

副 主 编:邓先明

编写人员: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
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
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

策 划: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目 录

戴望舒小传.....	(1)
夕阳下.....	(5)
寒风中闻雀声.....	(8)
可知.....	(11)
静夜.....	(14)
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	(17)
残叶之歌.....	(20)
雨巷.....	(23)
我底记忆.....	(27)
路上的小语.....	(31)
林下的小语.....	(34)
独自的时候.....	(37)
秋天.....	(40)
对于天的怀乡病.....	(43)
断指.....	(47)
印象.....	(50)
到我这里来.....	(52)
烦忧.....	(54)
我的素描.....	(56)
单恋者.....	(58)
老之将至.....	(60)

秋天的梦.....	(62)
我的恋人.....	(64)
村姑.....	(66)
二月.....	(69)
过时.....	(71)
游子谣.....	(73)
夜行者.....	(76)
寻梦者.....	(78)
乐园鸟.....	(81)
见母忘我花.....	(84)
微笑.....	(86)
古意答客问.....	(88)
眼.....	(90)
寂寞.....	(94)
狱中题壁.....	(96)
我用残损的手掌.....	(99)
在天晴了的时候.....	(102)
偶成.....	(104)
流水.....	(106)
无题.....	(108)

戴望舒小传

戴望舒，生于1905年死于1950年，浙江杭州人，30年代“现代派”的代表诗人。现代派一向以朦胧著称，然而戴望舒却是一个清澈透明的诗人，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的诗人，一个认真得近于固执木讷的诗人。戴望舒是坦诚的，在不到半个世纪的人生旅途中，以自己执着的生活和清新诗句，在祖国的历史上，在民族的大地上留下了清晰而坚实的足印。他的诗集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

戴望舒在自己诗中苦苦地倾诉着对人生、对社会严肃认真的思考，一丝不苟地探索着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他从未随便便写过一首诗，即使是即兴小诗，其中

的字字句句也是浸润着诗人深思熟虑的肺腑真言。他一生作诗 30 年，但只写了 90 余首诗。凭着诗人的才气和名望，完全可以创作和发表更多的诗篇，但他没有那样做。他木刻似地一笔一画的认真追寻着诗中的每一意象，每一声音韵，每一拍节奏，每一个词汇。1928 年他著名的诗篇《雨巷》发表，顿时引起了新诗坛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叶圣陶高度称赞这首诗“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戴望舒也被人们授之以“雨巷诗人”的桂冠。应该说，戴望舒是由这条“雨巷”走上诗坛的，但他并没有流连、陶醉在自己营造的“雨巷”里，而是迅速穿越了“雨巷”，奔向新途。所以当人们对《雨巷》的赞誉之声四起的时候，戴望舒本人似乎已经忘却了自己的这首名作，他毫不留情地否定了自己在《雨巷》中对诗歌“音乐成分”的苦心追求，他已经另辟蹊径，开始了对诗歌形式的别样探寻。当 1932 年诗人亲自编定的重要诗集《望舒草》出版时，我们在其中根本看不到《雨巷》这首曾给诗人乃至整个诗坛带来盛誉和重大影响的诗作的影子。

戴望舒就是这样一个过分认真的诗人。他不在意别人的赞誉，更不在乎自己的声望。他在意的是自己的追求，自己的良心。他宁愿自己苛求自己的作品，而不愿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时代淘汰。所幸，时代和历史可以告慰诗人，诗人的执着和认真赢得了历史的考验，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其诗作的同样认真的赞赏。时至 90 年代的今天，戴望舒的诗名更盛于其生前，戴望舒的诗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人喜爱，这是历史对诗人认真创作的真诚回报！

戴望舒的执着和认真，似乎使他缺乏一个诗人更应具有

的浪漫气质。的确，戴望舒不以浪漫见长，也很少显露那样

飘逸萧洒的才能。加上他对现代派诗歌理论的悉心探究，因此其诗作更多地表现出意象构造的虚幻和朦胧，情感思绪的含蓄和深沉，词汇组合的新奇和别致。这些特征又在人们心中造成了戴望舒诗作艰涩难懂的印象。其实诗人恰恰是反对艰深的艺术形式的，是力图用那些虚幻、含蓄、神奇的表现手法，来展示更为通脱、清新的诗的内蕴的。戴望舒曾在《诗论零札》中，明确阐述过自己对诗歌审美的追求。他认为“诗不能借重音乐”，“诗不能借重绘画的长处”，“单是美的字眼的组合不是诗的特点”，“不应该有只是炫奇的装饰癖，那不是永存的”，“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诗不是某一个官感的享乐”。那么诗应该如何呢？诗人强调，新诗最重要的是情感体验上的细微差别，“是情绪的抑扬顿挫”，“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东西”。这个追求扬弃了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充分注重的是诗歌的内在表现力，这是很高层次的追求。诗人论诗，往往是诗人对自己创作的深层提炼和总结。戴望舒在自己的诗中，不断变化着音韵和色彩，不断转换着词汇的组合和旋律的联动，但有一条主神经是始终不变地贯穿着的，这就是诗人对时代、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应，就是高度敏锐地跳动在诗人情绪里的寂寞与期待、苦恼和追求、彷徨与奋进。这就是诗人用自己全部生命来呼应时代脉搏的通感。理解了这一层，其实戴望舒的诗是很清新的，是很容易引起读者感情共鸣的。

戴望舒的才情还特别体现在他很高的文化修养上，体现在他广博的人生感受和艺术胸怀上。他有很深的诗歌理论造诣，但他从不以这种理论要求别人或限制自己，而是把它们消溶在对生活的实际理解之中。他一生主要的人生路途都处

在苦难和悲哀之中。他不停地倾诉着自己的愁怨和寂寥，但他并不固守忧愁，而是一步步地坚实地走向光明。他的人生道路正如艾青所言：“这是中国的一个正直的、有很高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的道路。”他深受法国象征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但又深深植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土壤中，并融汇了西欧诗歌的朦胧、新奇和中国古典诗歌含蓄、敏感的感情素质，进而铸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果说中国新诗坛上，有一个最善于汲取国外现代派诗歌技巧，而又最深沉地保持着中国传统诗心，最善于运用超现实主义方法，而又深切地关注着现实的诗人，那就是戴望舒！

无论就思想还是艺术来看，戴望舒整个诗作的色调是深沉的，甚至是浑黯的，但其底蕴是鲜红的，是真诚的生命之火，是纯净的艺术之光。戴望舒的诗写出了诗人在特定的时代历史中的独特感受，又写出了超越那个时代历史的普遍感受：寂寞和哀愁、期待和追求，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朦胧和虚幻，既是诗人情感表达的特殊需要，又适应了更为长久的艺术审美心理。因此戴望舒的诗歌魅力经久不衰。这是诗人对历史的贡献，也是历史对诗人的青睐！

戴望舒的诗，是正直的诗，是文化修养很高的诗，是能引起人们生活同感的诗，是能诱发人们艺术共鸣的诗。戴望舒是一个能使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诗人的人，他的诗是能使人领悟什么是真正的诗的诗。

夕 阳 下

晚云在暮天上散锦，
溪水在残日里流金；
我瘦长的影子飘在地上，
象山间古树底寂寞的幽灵。

远山啼哭得紫了，
哀悼着白日底长终；
落叶却飞舞欢迎
幽夜底衣角，那一片清风。

荒冢里流出幽古的芬芳，
在老树枝头把蝙蝠迷上，
它们缠绵琐细的私语
在晚烟中低低地回荡。

幽夜偷偷地从天末归来，
我独自还恋恋地徘徊；
在这寂寞的心间，我是
消隐了忧愁，消隐了欢快。

夕阳暮景，游于胸臆，在中国古诗中有相当数量的描述，这近乎成了读书人仕途不得志和生活不称心时的一种表达方

式。戴望舒就是带着这种古诗影响而步入新诗坛的。在夕阳斜晖的映射下，诗人娓娓抒唱着哀伤沉静的心曲。

这是低回哀吟般的旋律，紫光暮色中诗人沉浸于此而身心相融了，这种状态多少使人想到陶渊明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境地。事实上，戴望舒确实陶醉于这残照暮景，他不惜笔墨诗化了这番景致，令人读而赞叹。我们看到，在他笔下“晚霞散锦”如诗如画，“溪水流金”色彩斑斓，“远山笼紫”竟如同孩童啼哭到深处时的紫涨之态；“落叶飞旋”则又如欢跳的小精灵般畅怀开舞；“荒冢幽芳”则带上哀婉之味；“残枝绕蝠”又化古奥为轻灵。我们怦然心动于描景写情的生动细致，也分明看到这一幅幅景致之后诗人轻柔纤细的心。可叹的不只是描景的细腻，而是诗人心情的投注，在幅幅叠加的黄昏之图中，诗人用了拟人化的手法投注人的感情，他伤悼而感觉远山啼紫，他欣然而仿佛落叶在眼前飞舞，至于晚烟中回荡着“缠绵琐细的私语”，何止是飞蝠绕枝的鸣声，分明是诗人心中对自然界痴迷神往的喃喃自语。

也许更应当重视的是诗人表达的心境，“夕阳下”的标题既可看做描述的背景，也多少投射着人的心境。全诗整体上未脱古诗词中多见的“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哀伤之调，如“我厚长的影子飘在地上，象山间古树底寂寞的幽灵”，因而诗人伫立于夕暮风光中低吟，为晚云、溪水、远山、落叶而伤悼。但这还仅仅是一种沉思伤感，而决非深陷其中的不可自拔的痛楚，细细体会，甚至还能感到些微微的自愉陶然之味，寄托在此情此景之中，诸如清风中的落叶之舞，缠绵回荡的傍晚私语声等等。不妨说，诗人是以浓重的古典诗人的情调表达自己与夕阳之景相融为一的心境，“我独自还恋

恋地徘徊”，正是景情交相合一的心境写照，他是为暮景时光和夜的降临而感怀，在这其中既“消除了忧愁”，也“消除了欢快”，而更多地化入情景之中。如果说诗人难脱伤感旧俗，那只是骨子里的古典诗词情味的影响的流露，而诗表达的真意，还在于抒写对自然的爱怜钦慕之感。

作为诗人初期创作，《夕阳下》带着明显的音韵美的追求痕迹，全诗基本整齐，每节一换韵，各节中一、二、四句押韵，带有古诗押韵的特点，就标题选择、景物设置、景情交融上看，也不脱古诗风味。与戴望舒后期创作相比，这还是明显带着中国古诗传统的初试之作，它证明诗人较深厚的传统诗歌根底与初期风格。

寒风中闻雀声

枯枝在寒风里悲叹，
死叶在大道上萎残；
雀儿在高唱薤露歌，
一半儿是自伤自感

大道上寂寞凄清，
高楼上悄悄无声，
只那孤岑的雀儿
伴着孤岑的少年人。

寒风吹老了树叶，
又来吹老少年底华鬓，
更在他底愁怀里
将一丝的温馨吹尽。

唱啊，我同情的雀儿，
唱破我芬芳的梦境；
吹吧，你无情的风儿，
吹断了我飘摇的微命。

年轻时节的梦是多彩多姿的，因而不乏浪漫的奇想；而伴随青春生命的又常常是倏忽变化的性格，因而感物伤怀又

难免时发愁哀之感，像浪潮一般时高时低、时涌时退的情绪，常常使“少年人”走向感情变化的两极。《寒风中闻雀声》诗，便充满着伤时感物的兴叹，其愁似无以解脱。

感物兴怀，借物抒怀是《寒风中闻雀声》的明显特点，多少侵染了古典诗歌的意味。这兴感之物在标题中已明显点出：在“寒风”劲吹的环境下，时时闻见哀伤的雀鸣，在这个凄愁的氛围下，诗人铺排开少年人无以排遣的愁怀。这是一个凋残的季节，寒风摧折了一切，枯枝在悲叹，死叶在旋飞，在凄风笼罩下的环境，只有派生出孤寂哀鸣。这里我们仿佛闻见古人“冥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的哀叹声。如果说风急天寒是哀声之背景，那么深感于环境之险的雀鸣则是哀言的主旋律，它凄楚的鸣叫预示着寒冷的无以阻挡，也格外突出着周遭世界的孤寂无侣。从它的哀鸣声中，依稀可以听到古诗中的无以依傍的痛苦：“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诗人高明之处不仅在于铺排环境，而且在于从物引到人，当寒风吹折了一切，便更显示出少年人的“孤岑”。当雀儿在高唱着伤感的挽歌，仿佛哀叹人生如薤上之露、顷刻晷天无迹。此时，诗人的视线已指向了孤寂的少年人，寒风似乎是少年人险恶处境的代名词，雀儿则是他孤独无助的象征。物之凄冷哀鸣表征着人的愁苦孤寂与伤悼之心。

也许，正是从诗人说到极处的哀苦中，我们依稀感到并无根底的少年愁苦病的通症，这种空空落落的内心感觉，毕竟只是诗人早年生活的一爪痕迹，但它终究表露出对人生的一种认识：感时而叹，因而伤悲于时序易逝；光阴难再，从而感叹命运飘泊不定，于是一切愁苦聚集而来，将他心中唯存的“一丝温馨吹尽”。诗的结尾，我们明显看到诗人浪漫主

义情调的表露，在哀伤无以排遣时，他索性决绝地放任愁苦一泄无余：让雀儿唱破芬芳的梦境，让风儿吹断飘摇的微命。诗人在这种放任痛苦的背后，似乎又表述着苦尽甘来，寒去温续的独特感受。

同诗人《夕阳下》诗相近似，这首早期诗作也留下很深的古典诗歌的特点，诸如整齐的句式、押韵等，特别是在铺排环境中映衬出人的处境与心境，显示着作者对古诗风味的把握。但就全诗看来，值得重视的还是作者心境与古诗人表达的契合，这是一种骨子里的把握，它说明诗人初创时期的某种心境。另外此诗结尾较为独特的呼唱一节，则在古典情味的基础上，带有较明显的西方浪漫派诗人的风格。

可 知

可知怎的旧时的欢乐
到回忆都变作悲哀，
在月暗灯昏时候
重重地兜上心来，
啊，我底欢爱！

为了如今惟有愁和苦，
朝朝的难遣难排，
恐惧以后无欢日，
愈觉得旧时难再，
啊，我底欢爱！

可是只要你爱我深，
只要你深情不改，
这今日的悲哀，
会变作来朝的欢快，
啊，我底欢爱！

否则悲苦难排解，
幽暗重重向我来，
我将含怨沉沉睡，

睡在那碧草青苔，
啊，我底欢爱！

有人说，人是一个谜样的乱团，没有索解的线索；有人又说人生如梦，梦时奇幻无比，醒后美景难再。诗人在这首诗中为我们展示的便是一段人生的索解过程，它充满了深刻的哲理与对生活刻骨铭心的感受。

人生总该有过几度欢乐，也将遭逢几许悲愁，对刚刚消逝的欢快，痛定思痛，必然引出无尽的悲戚之感。设想：孤灯之下，孑然一人，漫涌而来的岂仅是迟迟的春日，还有重重兜上心头的巨大悲哀，欢爱已逝，何日再来？戴望舒的思虑令人叹赏不已。他紧紧扣住今日之存在来回溯往日或设想将来，这构成诗思路上的特点。譬如，诗人设想，逝者如斯已不可倒溯，往昔的欢乐都化作了今日的悲哀，在回忆中“朝朝的难遣难排”；而今日的难遣难排之哀曲，又因为预想再无以重遇，过去的欢爱的可叹可惜，终而悲哀得无以复加。这是一条贯串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思索之路，其重点在强调悲哀的双重意味，从这一点说，愁绪是无以排解的。又譬如，诗人设想，如果将来有欢爱，那美满的结局又将使今日之哀切幻化成“过去”的欢快，历经磨难的爱情远比风平浪静的经历更有令人回味的余地，这样想来，今日的哀伤又何尝不意味着某种享受呢？又何尝不是将来欢爱的助燃剂呢？古人所谓“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哲理，也似乎融入了诗人的思索之中了。从这一点看，愁绪又并非不可排解，而是可以转化的，也许应该谢谢诗人为我们描摹的人生辩证关系。从总体上说，它表述了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热爱有失

落也有欢情生活的诗人和对世界的内心希冀。于是我们说标题“可知”既有对命运易变与疑虑的感叹，又实在是诚挚地告诉人们，在不可捉摸的人生命运中却有可以把握主宰的东西，关键是对生活的热爱。

这是一首生活的咏叹调，更是对爱的渴求的鸣唱。诗人在每一小节之末复唱“啊，我底欢爱！”以此串结全诗，四节诗层层递转，愈转递进愈深，给人以山重水复之感，而中心却仍然是对爱情的追求，诗人在孤灯暗影下回想往事，任凭旧时欢乐奔涌而来，又重重地咀嚼失落后的悲哀惆怅，但他并不因苦创巨深而不可自拔，在他心中仍旧存留着对爱的挚情，“只要你能爱我深/只要你深情不改”，那么，一切都会向新的境界推进。诗人是将纯洁的爱恋及深深的挚情作为度过苦难心境的诺亚方舟，此时标题“可知”便含有向恋人倾诉心曲的意味了。爱是一首唱不尽的歌，戴望舒的鸣唱令人深深感怀而微叹不已。